

# 陆小凤

【台湾】

古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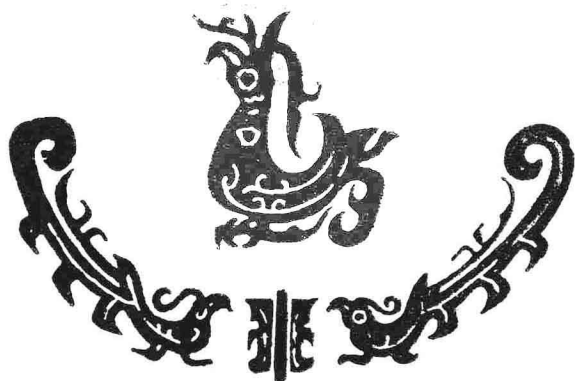


# 陆小凤

第三册

〔台湾〕古 龙

花城出版社



发怔。

楚楚看着他，嫣然道：“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的气，我知道。”

她知道陆小凤袍子下面是空的，她走过去，解开他的袍子，把自己的脸贴在他赤裸的胸膛上，用双手搂住了他的腰，耳语般轻轻说道：“可是今天晚上，我绝不会再让你生气了，绝不会。”

陆小凤垂下头，看着她头顶的发髻，看了很久，忽然道：“是什么事让你改变了主意？”

楚楚柔声道：“我一向只做我高兴做的事，以前我不高兴陪你，现在……”

陆小凤道：“现在你高兴了？”

楚楚道：“嗯。”

陆小凤笑了，忽然把她抱起来，抱回她自己的屋里，用力抛在她自己的床上，扭头就走。

楚楚又从床上跳起来，大喊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陆小凤头也不回，淡淡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只不过告诉你，这种事是要两个人都高兴的，现在你虽然高兴了，我却不高兴了。”

这天晚上陆小凤虽然还是一个人睡的，却睡得很熟，他总算出了一口气，第二天醒来时，他只觉得胃口好极了，简直可以吞下一整条大鲸鱼。

虽然已快到正午，楚楚却还躲在屋里，也不知是在睡觉，还是在生气。

银钩赌坊那边居然也一直没有消息。

陆小凤狼吞虎咽的吃下了他的早点兼午饭，这顿饭使得他看来更容光焕发，精神抖擞，所以他又特地到厨房去，着实对那厨子夸奖了一番。

他心情愉快时，总是希望别人也能同样愉快。

临走时他还拍着那厨子的肩，笑道：“你若到内地去开饭馆，我保证你一定发财，那些吃惯了煎小鱼的土蛋们，若是吃你的大块烧羊肉，简直会高兴得爬上墙。”

厨子看着他走出去，目中充满感激，心里只希望他今天无论做什么事，都有好运气。

陆小凤也相信自己一定会有好运气的。

## 魔女动淫心

灯笼虽然没有点着，银钩却还是不停的在风中摇晃。

陆小凤大步走入了银钩赌坊，只觉得手里满把握着的都是好运气，几乎忍不住要停下来掷几手骰子。

他没有停下来，他不愿把这种好运气浪费在骰子上。

李神童远远的看见他走进来，就赶紧溜了，这个人今天看来好像显得有点面黄肌瘦，萎靡不振，昨天晚上说不定整夜都在泻肚子。

陆小凤微笑着走过去，走到那间门口写着“帐房重地，闲人免进”的秘室外，立刻有两条大汉迎上来挡住他的路。

一个人指着门上的木牌，沉着脸道：“你认不认得字？”

陆小凤微笑道：“字我倒也认得几个，但我却不是咸人，我很甜，甜得要命。”

这人怔了怔，还没有会过意来，陆小凤已从他面前走过去，他想伸手，忽然觉得腰眼上一麻，整个人都软了，连手指都抬不起。

陈静静果然在房里，李神童也在，看见陆小凤，两个人都勉强作出笑脸。

陆小凤也笑了笑，道：“早。”

陈静静嫣然道：“现在已不早了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既然知道现在已不早了，为什么还不给我消息？”

陈静静轻轻咳嗽了两声，道：“我们正想去请贾大爷今天晚上过来吃便饭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一向不吃便饭，我只吃整桌的酒席。”

陈静静勉强笑道：“当然是整桌的酒席，到时候李大姐也一定会来的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现在既然已来了，现在就要吃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那怎么办呢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办法很简单，你只要去告诉你那李大姐，说我已来了，假如她还不出来见我，我就先割掉她弟弟两只耳朵，一只鼻子。”

李神童脸色又变了，陈静静笑得更勉强，道：“只可惜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哪里，叫我们怎么去告诉她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们不知道她在哪里，我倒知道一点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哦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这里本来有两个大水缸的，现在外面却已只剩下一个，还有一个到哪里去了？”

陈静静脸色好像也有点改变。

陆小凤道：“水缸在哪里，李霞就在哪里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应该懂的，除了疯子外，谁也不会卖了房子来做这么样两个大水缸，只为了要接雨水喝。”

陈静静同意这一点，她不能不同意。

陆小凤道：“丁老大并不是疯子，他这么样做当然另有目的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你说他有什么目的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他跟李霞本是私奔到这里来的，生怕别人追来，就做了两个这么样的水缸，准备必要时好藏在水缸里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水缸里能藏得住人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平时当然藏不住，可是你假如把水缸冻在冰河里，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藏身之处了，谁也想不到冰河下面还会有人的。”

陈静静还想笑，却已笑不出，李神童却忍不住问道：“你知道那水缸在哪里？”

陆小凤点点头，用脚踩了踩地上铺着的木板，道：“就在这里。”

陈静静看着李神童，李神童看看陈静静，两个人还没有开口，木板下却已有人开口了。

一个低沉沙哑的女子声音冷冷道：“你既然已知道我在下面，为什么还不下来？”

两丈多高的水缸，居然还格成了两层，下面一层铺满了柔软的皮毛，正是个极舒服的床铺，从一个小小的梯子走到上面一层，就是饮食起居的地方了，里面居然有桌有椅，四面都挂着厚厚的毛毡，还有个极精致的黄铜火炉。

陆小凤叹了口气，心里在幻想着，假如能和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到这里来住几天，那种日子一定过得像是在做梦。

一个长得还不算太难看的中年女人，正坐在对面盯着他。

这女人头发梳得很亮，很整齐，一张四四方方的脸，颧骨很高，嘴唇很厚，毛孔很粗，表情很严肃，实在连一点好看的地方都没有。

别人会觉得她并不难看，也许只因为她的眼睛，她在盯住别人的时候，眼睛里就仿佛有一层淡淡的雨雾，你若没有看见过她，绝对想不到这么样一双眼睛，会长在这么样一个人脸上。

“我就是李霞。”她盯着陆小凤：“你当然就是贾乐山。”

陆小凤点点头。

李霞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别人都说你是条老狐狸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本来就是的。”

李霞道：“可是你看来并不老。”

陆小凤笑了笑，道：“因为我知道有个法子可以使男人保持年青。”

李霞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女人。”

李霞眼睛里仿佛也有了笑意，道：“这法子听来好像很不错。”

陆小凤也在盯着她，微笑道：“你看来也不老。”

李霞道：“哦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是用什么法子保持年青的？”

李霞沉下脸，冷笑道：“你以为我用的是男人？”

陆小凤淡淡道：“只要你不用我，随便你用什么都不关我的事。”

李霞又开始盯着他，眼睛里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，忽然大声吩咐：“来人，摆酒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不是来喝酒的。”

李霞道：“但是你非喝不可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李霞道：“因为我要你喝，你要的东西，也正巧在我手里。”

陆小凤心里在叹息，鼻子里已嗅到一阵很熟悉的香气。

又是酸菜白肉血肠火锅的香气。

他几乎晕了过去。

热气腾腾的火锅，温得恰到好处的竹叶青。

李霞还没有开口，陆小凤已抢着道：“这酒当然是你从外地



带来的，而且一直都舍不得喝。”

他以为李霞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他怎么能说出她心里的话。

谁知李霞却摇摇头，道：“你错了，这酒是你那女人送来的，我还没有喝，只因为我怕酒里有毒。”

陆小凤只有苦笑，每个人都有错的时候，他苦笑着道：“所以你要我先试试？”

李霞并不否认，陆小凤已举杯一饮而尽。

他天生就有种奇怪的本能，他的感觉远比大多数人都敏锐，酒里若是有毒，只要酒一沾唇他就能感觉到，否则他只怕早就被毒死了几百次。

李霞用眼角瞟着他，忽又问道：“听说你那女人长得很不错，她叫什么名字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楚楚。”

李霞冷冷道：“你有了那么好看的女人，还要在外面东勾西搭，连别人的老婆都不肯放过？”

陆小凤笑了笑，道：“红儿和小唐好像已不是别人的老婆，我喜欢女人。”

李霞忽然也笑了笑，道：“现在我也不再是别人的老婆，我也是女人。”

陆小凤淡淡道：“只可惜在我眼中看来，你只不过是个要跟我做买卖的生意人而已。”

李霞道：“现在我们的买卖岂非已做完了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好像还没有，我虽然已付了钱，你却还没有交货。”

李霞道：“你放心，你要的东西，明天一早我就会交给你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早上？”

李霞也倒了杯酒，慢慢的喝下去，眼睛里又露出了那种奇

怪的表情，缓缓道：“我们都是大人了，用不着再像两个孩子一样玩把戏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也不想玩把戏。”

李霞盯着他，道：“这里的男人，都是又臭又脏的土驴，几个月也不洗一次澡，我看见就呕心，可是你……你……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怎么样？”

李霞道：“你不但长得比我想像中年青得多，你的身体看来还这么结实，这么棒。”

她眼睛里的雨雾更浓，呼吸也忽然变得急促，道：“我想要的是什麼，你难道还不明白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一点也不明白。”

李霞咬了咬嘴，道：“我也是个女人，女人都是少不了男人的，可是我……我却已有好几个月没有男人了，我……”

她的呼吸更急促，忽然倒过来，用手握住了陆小凤的手。

她握得实在太用力，连指甲都已刺入陆小凤肉里。

她的脸上已有了汗珠，鼻翼扩张，不停的喘息，瞳孔也渐渐扩散，散发出一种水汪汪的温暖……

陆小凤没有动。

他看见过这种表情，那只有在某种特别兴奋的时候，一个女人脸上才会露出这种表情，但现在她却只不过握住了他的手而已。

在这一瞬间，他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跟丁老大私奔，为什么会嫁给蓝胡子。

她无疑是个性欲极旺盛的女人，又正在女人性欲最旺盛的年纪。

她长得虽不美，可是这种女人却通常都有种奇异而邪恶的吸引力，尤其是那厚而多肉的嘴唇，总能让男人联想起某种原

始的罪恶。

陆小凤没有动。

但是连他自己也不能否认，他的心又开始在动了。

他的喉结在上下滚动，嘴忽然发干，他想走，李霞却已倒在他身上，压在他身上，像章鱼般紧紧缠住了他。

就连陆小凤都没有遇见过需要得这么强烈的女人，他几乎已透不过气来，她的手忽然已伸入，用力握住了他的……

忽然间，“砰”的一声响，上面的木板被掀开，一个人在嘶声呼喊：“让我进去，我要进去，谁敢拦住我，我就杀了谁。”

陆小凤一惊，李霞坐起，还在不停的喘息，一个女人从上面跳下来，圆圆的脸已因愤怒而扭曲，笑咪咪的眼睛却瞪得很圆，在这一瞬间，陆小凤几乎已认不出她就是那站在“太白遗风”的木板招牌下，想勾引男人上她砧板宰割的唐可卿。

“是你……”李霞跳了起来，怒道：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，快滚出去。”

唐可卿狠狠的瞪着她，冷笑道：“我偏不滚，这地方我为什么不能来？你不许我碰男人，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偷汉子。”

李霞更愤怒，厉声道：“你管不着，无论我干什么你都管不着。”

唐可卿也叫起来：“谁说我管不着，你是我的，我也不许男人碰你。”

李霞忽然冲过去，一掌重重的掴在她脸上，她脸上立刻多出几条紫痕，忽然也扑上来，缠住了李霞，就像李霞刚才缠住陆小凤一样。

“我要你，你打死我，我也要你。”李霞的拳头雨点般打在她身上，她却还是死缠住不放：“我也跟男人一样好，你知道的，你为什么……”

陆小凤不想再听下去，更不想再看下去，这件事只让他觉得又可悲，又可笑，又恶心。

他已悄悄溜走，他心里已终于明白，唐可卿为什么要憎恨男人，折磨男人了。

想到他自己居然还曾经拉过她的手，他简直忍不住要吐。

夜色忽然已降临。

陆小凤甚至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开始黑的，也没有回到天长酒楼去，只是在街上的酒店里，买了一大坛酒，一个人坐在这里来喝。

他心里充满了悲哀和沮丧，情绪甚至比昨夜更低落，因为他虽然知道人生中本就有黑暗丑陋的一面，但是他一向不愿看到。

这里是个没有人住的小木屋，是在江岸旁，木屋里的人，想必已迁到那冰河上的市镇去了，木屋的门都几乎已被冰雪堵死。

冷风从窗缝中吹进来，从门缝中吹进来，从木板的空隙中吹进来，冷如刀锋。

可是他不在乎。

他只希望李霞真的能遵守诺言，明天一早就把罗刹牌交给他，他拿了就走。

刚来的时候，他也曾觉得这地方是辉煌而美丽的，到处都充满了新奇的刺激。

现在他却只想赶快走，赶快回去，越快越好。

破旧的木板桌上，还摆着盏油灯，灯中仿佛还剩下点油。

可是他并不想点灯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这两天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消沉，他甚至又想找孤松去拚一拚酒。

奇怪的是，一到了这里，岁寒三友就好像忽然从地面上消失了。

远远望过去，冰上的市镇仍然灯火辉煌，这里的天黑得早，现在时候想必还不太晚，距离明天早上，时候还很长。

这漫漫的长夜要如何打发？

陆小凤捧起酒坛，又放下，他忽然听见外面的冰雪上，传来一阵很轻的脚步声。

此时此刻，还有谁会到这种地方来？

忽然间，窗子被撞开，一个人跳进来——门已被封死，陆小凤也是从窗子里跳进来的。

雪光反映，依稀可以分辨出，这人身上披着件又长又大的风氅，手里还捧着一大包东西，“砰”的放在桌上，用冷得直抖的手，从包袱里拿出个火折子，点着了桌上的油灯。

然后她才回过头，面对着陆小凤，微笑道：“我果然没有猜错，你果然在这里。”

她的脸冻得发白，鼻子冻得红红的，笑容却如春花般温柔美丽，竟是陈静静。

陆小凤并没有吃惊，却忍不住要问：“你怎么会猜到我在这里？”

陈静静嫣然道：“我看见你捧着一大坛酒往这里走，附近又只有这么样可以避风的地方，我虽然不聪明，却也不太笨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是特地来找我的？”

陈静静道：“嗯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找我干什么？”

陈静静指着桌上的包袱，道：“替你送下酒的菜来。”

她微笑着打开包袱，又道：“你总是我们的客人，我总不能让你饿着肚子了。”

陆小凤冷冷的看着她，忽然冷笑，道：“你不该来的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为什么不该来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因为我是个色鬼，你难道不怕我……”

陈静静没有让他说下去，微笑着道：“假如我怕，我为什么要来？”

这句话如果是丁香姨说出来的，一定会充满了挑逗，如果是楚楚说出来的，就会变得像是在挑战。

但是她的态度却很平静，因为她只不过是在叙说一件事实而已。

——我知道你是个君子，所以我来了，我也知道你一定会像个君子般对我的。

这件事岂非本来就应该像是“二加二等于四”那么样简单明显。

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一个女人用这种态度来对付男人，的确可以算是最聪明的法子，只可惜陆小凤现在的情况并不正常。

现在他不但情绪沮丧到极点，而且气得要命，不但气楚楚，气李霞，气唐可卿，更气自己，只觉得自己这两天做的每件事都该打三百大板，事实上，这几天他全身上下都好像不对劲。

陈静静又道：“我特地替你带了凤鸡和腊肉来，你总该吃一点。”

陆小凤盯着她，缓缓道：“我只想一样东西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你想吃什么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吃你。”

没有反抗，没有逃避，甚至连推拒都没有，这件事无论怎么样发展，她好像都早就已准备接受了。

她的反应虽不太热情，却很正常——一个女人在正常的情况下，接受了她的男人，事情好像本来就应该这么样简单而自然的。

现在他们的激动已平息，她慢慢的站起来，整理好自己，

忽又回过头向陆小凤笑了笑，柔声道：“现在你想吃什么？”

陆小凤也笑了：“现在我什么都想吃，就算你带了一整条牛来，我也可以吞下去。”

两个微笑着互相凝视，一件本来应该令人悔恨憎恶的事，忽然变得充满了欢愉。

陆小凤看着她，除了这种和平安详的欢愉外，心里还充满感激。

所有不对劲的事，都已像是阳光下的冰雪般溶化消失了，他忽然觉得全身上下都很对劲——一个女人在男人身上造成的变化，往往就像是奇迹。

陈静静眼睛里闪动着的那种光芒，也是快乐而奇妙的：“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一件事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陈静静道：“无论多好的菜，里面假如没有放盐，都一定会变得很难吃。”

陆小凤笑道：“一定难吃得要命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男人也一样。”

陆小凤不懂：“男人怎么会一样？”

陈静静嫣然道：“无论多好的男人，假如没有女人，也一定会变坏的，而且坏得要命。”

她脸上还带着那种令人心跳的红晕，笑容看来就仿佛初夏的晚霞。

陆小凤的心又在跳，又想去拉她的手。

这一次陈静静却轻巧的躲开了，忽然正色道：“我本来是想来告诉你一件事的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”

陈静静道：“因为我看得出你情绪不太好，我不敢说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可以说了？”

陈静静慢慢的点了点头，她当然也看得出他的情绪现在已经很稳定：“我只希望你听了这件事之后，不要太着急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不会着急的，你快说。”

他嘴里虽然说不着急，其实心里已经在着急。

陈静静终于叹息着道：“小唐死了，是死在李霞手里的。”

陆小凤皱眉道：“李霞杀了她？为什么？”

陈静静道：“不知道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你没有问她？”

陈静静道：“我没有问，因为李霞又不见了，这次是真的不见了，我们找了很久，连影子都没有找到。”

她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陆小凤已跳起来。

陈静静道：“我就知道你听了这件事，一定会跳起来的，因为除了她自己之外，谁也不知道她把罗刹牌藏在哪里。”

陆小凤又跳起来，跳得更高。

陈静静道：“那十二口箱子，也是她自己派人送走的，别人也不知道她送到什么地方去了。”

陆小凤大叫道：“这种事你为什么直等到现在才告诉我？”

陈静静苦笑道：“我现在才告诉你，你已经跳得有八丈高，假如刚才告诉你，你不一拳打扁我的鼻子才怪。”

陆小凤坐下来，既不再跳，也不再叫。

陈静静道：“就因为我，你才肯把箱子先交给她的。”

陆小凤道：“嗯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现在你箱子没有了，她的人也不见了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陆小凤冷冷道：“你已经想出个很好的法子，堵住了我的嘴。”



陈静静垂下头，看着自己的脚尖，轻轻道：“你若认为我这么样对你，只不过是想要堵住你的嘴，你就错了，假如我怕你找我算帐，我也一样可以逃走。”

她的眼圈发红，泪已将落。

陆小凤心又软了，忽然站起来，道：“你放心，她走不了的。”

陈静静道：“你有把握能找到她？”

陆小凤道：“我上次既然能找到她，这次就一样能找到。”

他嘴里虽然这么样说，其实心里连一点把握都没有。

他只不过是安慰她。

——假如你跟一个女人有了某种不寻常的关系，就算她做错了事，你也只有原谅她，还得想法子安慰她，就算她对不起你，你也只有认了。

——假如你始终跟一个女人保持着某种距离，她也不会着急的，着急的也是你。

“男人为什么总有这么多苦恼？”陆小凤在心里叹息着，“我为什么不能学学老实和尚，也剃光了头去做和尚？”

“她杀了唐可卿之后，心里也难免有点害怕，所以才会逃走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当时也在银钩赌坊，你没有看见她是往什么方向走的？”

“我没有。”陈静静道：“我听到小唐的惨呼声，赶到下面去时，她已经不见了。”

“别的人也没有看见她？”

陈静静摇摇头，道：“这地方只要天一黑，大家就全都躲到屋里去了，何况今天晚上又特别冷，那时候又刚好是吃晚饭的时候。”